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卬

謄録監生臣吳銓

申齋集卷三

元 劉岳申 撰

說

性存說

昔者堯有天下天下之人被堯之澤者七十年堯樂之

昔者舜有天下天下之人被舜之澤者五十年舜樂之

其間堯未得舜日與驩兜共鯀之徒吁咈於朝堯何其

憂也舜未得禹稷四凶族未去位舜何其憂也禹自懐

褒以後作十有三載以前稷未播奏艱食鮮食民未知藝五穀當是時與湯未放桀文王未伐崇密武王周公未誅紂伐奄戮飛廉惡來其心又豈有異耶雖孔子不得位而轍環而老於行又豈有異耶以數聖人所憂則所不憂而樂可知也然而數聖人所得於天者皆不繫此何也使堯舜禹稷湯文武周公不得志行乎中國而僅僅為孔子其生知安行者固不為之減少使孔子而為堯舜禹稷湯文武周公又豈有增多於其生知安行

者哉故聖人者其心所存即為道所欲即為義其德之
潤身者即如富之潤屋其動容周旋中禮者即其盛德
之至此所謂天所畀付天理之在人無窮達無得志不
得志者也故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至於孔
子其五百歲同其聞知同故曰禹稷當平世為君為相
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其道同古滕王守德字性
存求字說於余余為孟子疏義作性存說以示之守德
有如知生民物則上帝降衷雖凡民果不異乎上聖大

賢雖為天子宰相為庶人果無加損乎物則無少多乎降衷則所以明善復初者當無所不用其至矣孟子道性善意也

初心説

三山林宗起以漢果守被檄與余同校文湖廣嘗謂余曰掾吏周克明者幕之良也問齋居之名於我我將告之曰初心子以為何如余聞而韙之曰此赤子之心也本心最初無如赤子惟此時四端萬善之根已具惟此

時四肢百骸九竅之欲未開惟時雖怵惕惻隱之心其
情可以為善者猶未發又安有内交要譽惡其聲而著
雜於其中也哉此最初心也故又曰本心惟是心可與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惟是心可以正已而物正惟是
心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大人者安有一毫付畀增益於
其初僅能存養之不失之而已由是而舉斯心加諸彼
由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由是達之天下一致而百
慮同歸而殊途人見其為大人也以為其心有異乎億

兆人之心而不知億兆人者為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未嘗不與大人同及其長也往往失其本心往往放其心而不知求浸浸為細人之歸豈不大可哀也哉克明於此蚤夜孜孜求其本心以明善復初而有志乎大人之事其誰能禦之余嘉宗起能反求其初又喜克明善取諸人故作初心說以與共學者講求之焉元統乙亥重九日廬陵劉岳申書

揭汯字元量說

應奉翰林文字官揭君旻碩之子泫字伯防余請字之曰元量夫泫者水之深廣者也夫水至深廣莫如海至於海無所事防猶有防焉其深廣非其至者也夫江河有時而溢溢而人然後為之防海未有聞其溢者其量不閑也夫有大功而伐有異能而矜者非功能之至也江河之量也其量可知也神禹其功能在天地在萬世而不矜不伐者四海之量也其量不可知也自有聖人以來知仁勇宜無如夫子孝弟忠信宜無如夫子而曰

我無能又曰某未能一此之謂大此之謂化其所過如四序功成之不可留其所存如元氣方來之不可測此其為深廣可量不可乎哉君子學以至乎聖人者也水至海而除學至聖人而除故曰何福不除夫學如是量亦如是量如是福亦如是以是為揭汯字元量說

藍氏二子字說

藍氏二子其伯子之子曰思敏叔子之子曰思順皆求字於余余字敏曰伯時順曰叔時名不同而字同何也

夫敏者與時俱競時不可失也苟一失之不敏莫大焉夫順者惟時是從時不可違苟一違之不順莫大焉古之學者無時不習故曰時習習敏德也古之君子隨時取中故曰時中中順德也

何德輔字說

元統乙亥八月望余以校文三至湖廣始識至治癸亥所得進士何攄孫德符其先蜀人由漢大司空武封汜鄉侯子孫始為南陽人唐僖宗幸蜀有諱騰者以扈駕

為資州丹山令復為蜀人四世至德符遷中渡為中渡
初祖其子從連為嘉定史君孫之偃為瀘州郡丞曾孫
倧遷内江為内江初祖内江之子剛中兄弟三人皆舉
進士子為太學上舍珙孫為貢士子演孫之孫為昌元
尉汝賢昌元之子為省天元駿宋藤州文學也宋季蜀
破藤州因世父文伯俞貳令蒲圻有德於民蒲圻人讙
趣之曰貳令吾父母也爭留之因家焉遂為蒲圻人其
子宋貢士其是生祀孫貢士以槐孫貴贈蒲圻縣尹終

其身所知者不過藤州而上三世向微蜀僧宗壽得其先數世墓碣安知有中渡初祖而其子槐孫不免字其名哉葢亂離奔播故家破亡一至於此槐孫以泰定丁夘賜進士歷撫州宜黄尹至是以雲夢尹同校文湖廣始知避中渡初祖諱求余更其字於是去中渡十三世矣余聞而嘉之曰司空之澤遠矣乎昔晉欒武子有大功於晉室至其孫盈而其施已沒其後降在皂隷聞者傷之司空至丹山不知幾世丹山至雲夢又十六世而

科第仕宦方興未艾皇皇求免於藉談之愧此豈獨司空之積而已余請更其字曰德輔蓋昔人有樹槐以必其子孫為三公者已而果然此樹德之報也然至於為公為侯而德衰者有矣始慙鄉慙長蔑抄之所以薄也歟公侯之子孫必有世世修德不徒食舊德者而後可復其始嗚呼難矣孟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齒德不俱不可長民爵德不稱不可輔世德輔免之有公輔之符必有公輔之德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鄧顧之字說

鄧寧字安之以其說問於余余與之言曰寧之義為安固也子如安於仁安於貞安於至善不亦善乎既寧矣又安之將非宴安乎非安安而不能遷者乎余將改字子曰顧之按釋文顧辭語有之與為彼寧為此又曰寧若此無若彼故稱顧辭子知顧乎舜之命禹曰敬修其可顧旨哉言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修其身可顧者也故終備五福焉令名垂於萬世桀紂幽厲皆修其

不可願者也故終備六極焉而惡名亦垂於萬世爲桀紂爲幽厲而其終有不忍言者雖桀紂幽厲其初亦豈願其至此哉大人未有不願爲五福之民而願爲六極者夫可願者何即可欲之謂善也故傳曰賀善故攸好德與壽富康寧考終命爲類應而人有不願之者乎故惡弱與凶短折疾憂貧爲類應而或者爲我願之可乎余將使子爲聖爲賢以備五福之歸未知人生可願有大此否雖子自擇所願有大此否昔有謂孟子曰敢問

所安孟子曰姑舍是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孟子舍所安而求所願必有所見者也子其擇於斯二者

劉昕字賓旭字說

古人愛日雖斜暉無幾猶重惜之然惜之之意常如不欲其中非不欲其中不欲其昃也於是愛日之情有甚廹者矣故愛日者曰旭日始旦愛其人者如日之升今夫賓日者夏以寅春秋以夘冬以辰皆出日也今夫餞日者夏以戌春秋以酉冬以申皆納日也今夫人生或

五十或二十或三四十為中身或百年或四十或五六七八十為百年夫人不能皆百歲猶不能常夏日也則豈獨三十即二十猶不可不愛昔者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有不待二十者矣夫子以十有五為旭日此夫子之寅賓也古以七十為稀年則十五為旭日有不信可惜乎安成劉氏子昕字賓旭美哉是父是兄之命子也昜哉是師是友之字子也夫賓者如見大賓蓋旭日甚可愛而不可玩故加敬焉兢兢焉業業焉雖然子之父

兄師友之愛子至矣抑余將進子於道必始裒終之衛武公八九十猶使人誦詩以教戒我是尤兢兢於納日也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皆是也勗哉賓旭寅餞如賓慎終如始是終身皆旭日也勗哉賓旭

申齋集卷三

申齋集卷四

元 劉岳申 撰

書

與吳草廬書 吳文正公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啟沃之功而一時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啟今日之殊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

豈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以道格君一由正與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為國名臣者皆正之徒也今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學以上遡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致身清峻為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餘光緒業蓋自江南儒者遭時得君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問學之勤記覽之富也明公何以慰荅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為江南衣冠儒

士增重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為峻
雖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為泰雖結乘連騎奔走後
先擬封君將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為過哉岳申夙辱
教授而以坐貧塊守窮擱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
能一造詣今明公在京師日覲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
朝夕可否又何由一望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揚景行
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李遵道輩約
及門者屢矣乃展轉蹉跌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為鼂

單薄在舉子中為鼂賢且能有為有守而不詭不激為今時鼂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固不可不拜明公在明公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生此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教之益增其所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也書辭干冒伏楮震凌岳申頓首再拜

答中丞賀太平書

中丞來書云賀惟一再拜奉書申齋翰學先生侍右僕嘗聞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在人則為文章之盛東南諸山惟衡廬為最高其間率多文章魁卓之士世之炳耀以名能文章者僕嘗識其一二焉其懷抱道德不汲汲於利祿不終於山林者蓋想望其丰采而未得之見也往歲令嗣子文留京師得與晤語因出示先生所為文周覽累日令人竦敬無已伏惟先生道德之富文華之盛始吳相賢文子累所稱道中朝薦紳來自東南者無一不以先生為今巨擘焉僕生長北方僻陋不學局於所見故聽之亦藐如也後觀子文之賢則知東南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在人不然何其雄渾而深厚閎博而勤敏若是哉先生懷藏道德不以利祿係乎其心足跡未嘗一至京師此正僕想望其丰采而未得之見者也今既獲與子文交又得示先生所為文僕

幸有以自慰雖不見猶見也人來言先生耳聰目明筋力强健年踰八十尚能執筆紀述此蓋世所希有惟先生獨得天地至長之氣故精神至老而不衰以僕言之亦宜省思慮慎起居以享九五康寧之福苟天假之便尚冀一見以慰平昔之望也近辱惠教問且進且勉詞意切至先生之賜大矣援稱仲山之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先生不以僕為不肖進而勉之以明哲為保身之道忠勤事君之節若古之仲山甫者焉僕闕

道德不足濟於時功業不足稱於後果何人哉而可與仲山甫者同年語也僕自去歳得風濕疾迄今春夏尚未能出前集賢學士之除以疾不就職經又有中書叅政之命在人則以為喜在僕則以為憂其出處之難蓋有不可言者未審先生其何以教我尚後命以慰區區

不悉賀惟
一再拜

岳申恭承嘉惠寵示報書此韓公所不能得於光範者也書詞諄摯伏讀感激貺遺孔嘉尤見情至扶衰有杞菊天隨生之糗糧暖老有毛嬙西施氏之布縷殆過几杖無不及緇衣矣此杜公所勤求於段功曹輩而得未可知者也明公以興王名世之家正主庇民之學天子大臣所倚毗宗廟社稷所委寄何藉踈遠寒微士而受厚過當乃如朝廷所謂老成人者壽俊右心古道雖上

聖吐握何以尚之而或者乃謂此市駿骨之微權良俗薄不復聞承平君子至誠樂與真情實意槩以戰國策士權謀術數推之甚矣今人不復見古人也如岳申者少不自力昔慙老至今耄及之豈復於明時有毫髮可補益者孔文舉有言五十之年融又過二以文舉其材猶有此恨况萬萬不及文舉八十又過二者乎居常妄論隆古用人自大舜起耕稼陶漁三十徵庸未有以用少為嫌者又安得人人必如鷹揚一老八十而後遇漢

絳灌不學始有洛陽年少之論遂起顔駟三世不遇之嘆此漢所以不逮隆古也後來安車蒲輪所得老生寥寥一二語竟何補哉方今四海之士萬目睽睽萬口喁喁所希望明公者何限明公辭要路而居散地今又不留中而補外於此有天意非庸衆人所測識者伏惟千萬珍重式如玉式如金朝野幸甚謹頓首再拜奉書以聞臨楮翹企

答許可用書

可用答書云有壬再拜中齋提舉先生閣下王務先來奉書知體候康適令似已到何慰如之歐碑及高文之賜尤感厚意某於文墨本非長加以南北奔走者二十年讀書見聞有退無進一歲中括起者不過二數次時技癢弗禁時出鄙意自不知其何如故以三求教也書未指喻詳悉啟發良多此古人之盛心豈世俗相訣以求合者所可同日語哉熊誌書寶祐乙卯實為差謬因閱其家譜并謬稿所録皆作寳祐乙未後得石刻更不加點勘不知其家何縁故作乙卯也然乙未亦未真此間求舊日登科録不得廬陵多故家文献足徵其乙未省元姓名望撿考示下者歐公作金石録欲徵史傳之失謬丈固不直掛齒牙既已上石豈容率爾如此也示聞銘於大手謬作可袖碎矣當時謬妄非有意於簡也亦謂若是亦足以盡事矣擅弓沐浴佩

玉楚子圖宋用疊語法昔嘗聞之竊亦有意而學陋力淺未易學也茲承喻及雖不能的然有見而亦竊有會焉向在京師觀朋游間名能文辭者求如退之答李翊書子厚答韋中立書者未見也非欲其文之省也欲知其文之所從也觀答趙秀才書則知公之於文可謂得已慕薛序悲歡溢目雙挂堂吾無間矣但於不才褒與太過有頌無規非所望於左右也又山傳既蒙不鄙不敢自外帖出數處惟高明可否辱教當又得誨益不少此傳出世已遲其孫亟欲版行公其撥冗了之非瘍七十日不良於行復苦暑泄拜狀恕不謹子永賢昆玉同此致意不次五

月九日

某又拜

岳申辱書知襄奉大事已畢讀禮正嚴古詩云雖有良

朋烝也無戎雖有良朋兄也永嘆因念丁卯先大夫不祿於都城辛未先太夫人棄代於維揚雖為慶門凶變亦由我輩家人薄命上累左右當此時不能以一字問候又安能走數千里面唁其為無戎甚矣今明公并舉五喪一時還葬此事至難此情至痛此際尤須愛重以盡慈孝惟明公深思熟念此我輩至情也見示高文三篇為上長兒抄示二篇詞為上熊誌書寶祐乙卯省試第一宋科以子午卯酉為解辰戌丑未為省乙卯非省

試年分次年丙辰方為省試其年第一乃廬陵彭方迥
又書補大學上舍宋舍法甚嚴初入由生員積分升外
舍外舍積分升內舍積分升上舍止可書補太學生此
雖異代異事亦無與文法但此等南人所知不容失實
終篇甚悲甚暢謹正甚雅所擬于闐甚簡嚴然史漢之
妙有在簡嚴之外者平生最慕史記初看甚有羨字羨
句再看但覺好三看元無一字一句羨減一字一句即
不佳此最未易學善學者惟歐公故曰序事似司馬遷

舊記前輩讀檀弓云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使今人作此必曰沐浴佩玉則得兆五人者皆從之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石祁子不從石祁子兆可減三個沐浴佩玉字然文字不古矣此所謂繁而不殺者也前年嘗有答趙民信論文書因禄求教子闋名并慕薛序同至

皆望示以於意云何為感雙桂堂亦然可用經濟之才餘事文章故不可及當以餘光振德我輩乃見氣誼小兒退飛可笑甚感愛念瀧罔碑一本附納二兒不別上狀餘惟千萬珍重至祝至祝岳申頓首

與甘肅參政吳思可

去冬留維揚聞小令似歲晚可行親迎之禮明公此時亦可到舊治岳申以歸計頗廹不及候迎嘗留書李逵可處上徹左右今年見 闕 知明公有甘肅叅政之命

甘肅雖比各省為遠而叅政去左右丞為近明公資歷聲望皆應合到此地位然多少三品不及到者明公憂國愛民有所興除害利宜諏謀度詢庶幾謀之既臧期於可行既行期於可久孔子所謂好謀而成易所謂無咎無悔者是也若有志而謀踈又失於秉快則所至必有齟齬於事有害於物有傷甚無謂也此猶小節為宰相有大體非刺史二千石比又有大焉古人以身名俱泰者為上故難在保身保晚節保身貴明哲保晚節貴

戒慎自古富貴多履危機故貴而能貧者爲難以其能遠勢利故也明公起布衣歷官至叅政亦榮矣常戒得常慮危其庶矣乎書生感辱知遇當以規爲頌以憂爲愛惟思可可與言故也岳申此際留鄉里粗安二兒亦僅尋常舊學徒范恍古還鄉謹附拜此書范乃故人范濟卿之子貧而有守讀書有見幸與進之二兒不敢上狀末由參覿千萬爲時厚愛不宣備

與江西叅政廉公邁書

岳申廬陵下士也明公過聽不以其愚不肖而假之以一日文衡之柄使者及門屬有湖廣先諾不得奉命承教當此時貌似不恭稱心而言實為近情何以明之場屋之士半為廬陵得者率常過半一宜避嫌岳申又望輕材劣二宜揣已是以舟過豫章之日不敢拜閤下者此也閤下嘗有枉顧之命又有後會之期於是公卿不下士久矣乃今見之岳申雖非其人奈何以已愚聵而使賢宰相盛德謙光遂闇昧而不章也哉古者士必有

贄敢以書先竊伏念今之科舉周漢隨唐宋之遺意也
周漢隋唐宋所不能行之地今皆行之矣此豈獨刀筆
筐篋之徒驚悖嘆息出所不意雖儒生學士亦夢寐所
不敢僥倖萬一者向非天啟宸衷明謨獨斷聖神繼述
克至于今即左右小大之臣孰能及此然士氣文運猶
若有所待而後昌何也以古准今漢初文帝即得賈生
明達治體武帝即得董子明道正誼唐進士多得名臣
宋科尤盛不獨為國名臣者代不乏人者而為往聖繼

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亦出於其間今國家所表章以為天下法程者皆宋科目中人也然則科目何負於人也哉天開一代文明之運必有非常情俗意所可管窺而蠡測之者矣此宜閣下所為惓惓以式克欽承自任者也閣下以歷朝勲舊之家累世忠清之裔輟從禁省參預江西此殆天以江西士民恩閣下江西士民何其幸也雖然書生遇閣下一日之知常思所以報巳閣下受朝廷數世之恩將何以報國哉閣下慱古通今歴觀

古勲臣世閥之子孫能長守其富貴者何如而史冊書之以美談其不然者何如而冊書之以為世戒然後以耳聞目見者端居而熟念之則思過半矣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夫為明公明哲保身莫如退讓恭儉以率其家人子弟為明公計久遠莫如忠孝仁厚以自結知天地鬼神夫為主愛民為國育材皆仁厚之大者而忠孝亦在是矣若夫為治之體當今之急務有非書生所能知皆明公所不可

不聞者也岳申庸愚不足以與於此必有能為左右陳之者書辭干冐伏楮震兢不備

與范德機書

曩歲從通齋湜溪二老聞足下名籍籍及與遜志益初還往所得尤多比年聞足下大肆其力於詩於今獨步益願傾倒而承顔接辭若有所待足下自海北移江西雖為底僚然在執法理難相即今兹適有過洪之役而不敢必為踵門之見故以書寓萬一岳申叅歲無復世

意又不獨學不若人而止獨有一事在胸次終不能忘
人如是足下苟非當路亦不可言可言而不言其為失
人失時之恨可勝道哉居常竊謂湜溪先生其學問在
江東西未見有可隨行者此老固不求知而亦誰知之
誰為言之今之都大名登膴仕者何必嘗窺其藩哉而
廬陵遂為無人矣此不足恨所可深恨者其平生著述
身後流落門生兒子無一人以為念大率貨賕斯文而
不復斯文賕之間有意者又皆欲竊取以為干禄要譽

之資於是有郭象莊子之心無侯芭太玄之意甚矣人
心士習之壊也其始由此老未嘗以所著出示人尤少
與四方學者談其心本出於不肯自炫與不敢自是而
次第未近者不得陵躐及之學者不悟遂以為論文及
道當如是秘宻以此求此老則并與其心事失之矣又
何以論其學問哉足下及今多方求索而表章之猶
可收拾散亡久則遂不復可得矣近年學校多為達官
摹刻文字使吾鄉有此老著書一二豈為四方學者稍

具心曰大史公有言巖穴之士趍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稱悲夫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此語可痛湜溪高弟中惟足下敬與可與語此足下官江西又要路然且不及為此一事他無責爾臨楮悚然不宣

與湖廣參政書

岳申今玆多幸得從試院承顏接辭以近大君子道德之光出院又得親熏而炙者既月踰旬盛心盛德有公

鄉下士之風有宰相知人之度古所謂不可誣者其在斯歟席庇賴以十月末抵家即得欽納御寳扎子於本路專人欽賫還納湖廣謹奉書左右岳申中丞面命先正郡公家廟繪象章服其時求敢率爾以對嘗托行可轉聞且宗廟碑用韓文表氏先廟碑例及至九江見狄侯成甫因與商論前事蒙見教至治中嘗用衮冕行大禮而公以下章服亦嘗議行未有定制於今家廟雖有贈典難同許魯齋陪通祀甫冕服例蓋酌古易而準今

難細思此為確論在洪會可行已詳及之兹因人行復此以聞歐用家廟遺象歐以田禄失之僅存蒸居華陽帽紫氅服一本今摹去奉獻周文忠則有碑刻在僧寺者謹用呈似伏望採覽至廟碑一節必須得先正世家某地諱某字某歴仕某官終於某官贈某官某郡公及平生行事實蹟一一依問賜教方可一下筆傳俟示下即當擬呈岳申末由嗣見即日冬寒伏惟為國為民倍加崇重不宣備

答宜春秀才趙民信論文書

辱書再三大抵所不當獲者理難爲報荷意良厚又勤遠道欲不報不可得報與不報皆非也惠示詩文務不同流俗而有志乎古之作者韓公所謂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每誦此言可爲深悲至慨僕於文字本非所長徒顧學則有志久矣然每不敢輒有所出何者誠知其未易以爲知者固不可常遇而遂謂世無知者尤不可茍一遇之則百醜敗露矣趙岐稱孟子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文章至妙處然安可得岐可謂知者古人不可及正在此今人急言極論愈雜亂紛糾但覺古人不勞餘力而旁通曲暢無所不有何其易也春秋之稱微而顯夫微即不顯顯即不微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夫淡即厭不厭即不淡簡即不文文即不簡每讀左傳史記漢書去之數千年其事其人委曲詳悉皆如當日親見而高古要妙去人愈遠又何也寓從容於簡寡藏曲折於平易欲以整見暇以少為多非

不欲髣髴近似而終不可到故有至朴而巧者不能及有至約而博者不能盡有至顯白而深晦者不能近此古人所以可師也岳申於行輩中天資最下徒望古人博學强記不敢希㝢萬一况敢擬議其開口下筆跋涉傾倒變化反覆之妙哉孔子誦烝民之詩而讚之曰為此者其知道乎孟子曰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此言惟知道者為能言此至言亦要道也感足下不鄙聊布區區殊不足塞厚望慚愧無任當由頓首

與學士揭曼碩書

去年嘗因賀元忠奉書諏問理無不徹而相遥遥復欲似往歳風流還往不可得矣君處日邉龍光天漢我居田里蝸舍詹暄鵬鷃不同逍遥則一即辰遠想帝城風月翰苑文章衣被昭回何所不有詹望可勝惓企吾徒有劉成之今年當上春官不可不使一及門下同榜如劉鳳皆希晋接之榮皆吾徒與進與潔上聖猶然伏惟採納楮無任馳情

與學士揭曼碩書

留維揚日嘗附便拜書計已久徹即辰學館弘開經筵熟講明道有緝熙之益論功在啓沃之間此儒者之自致亦千載之相逢也曼碩退居鄉里數年一出而秉熙運固宜展素學又當好文臣未老之時宜有以自見岳申維揚歸後未能出門有學徒真定范悅古乃故人范瀞鄉之子瀞鄉以廉吏捐鄉吾安成此來京城因得附此書達望進而教之二兒不及上狀附上起居未會千

萬自愛不備

與南臺侍御王繼學書

岳申往歲廬陵水驛匆匆一見繼從友人王實初奉書左右計此書無不達而此心猶若未見竊謂往者致和天歷之間明公既以不負先朝不辱先正矣其後持節江東得釋機務今又由江東升華臺端將江南諸道皆被其澤豈不私竊喜幸雖然昔者叅與大政彼一時也江東又一時江南諸道此又一時而前書所謂不負先

朝不辱先正者則此一時猶當如彼一時何也海内時名闗天下之氣運如明公與可用者有幾人今可用為中執法而明公出為臺端此氣類翕合之日而事有未易言志有未易行者奈何易之岳申既知其未易而不憚諄復言之是責難也岳申嘗謂詩至烝民之四章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傳曰保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孟子所謂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者意正如此明公既已允蹈

於其初矣今豈待迂儒瞽生之論而迂儒瞽生又何足以補報萬一哉獨懷夙昔嘗有一日之知於今不可無千歲之報何謂一日之知明公所施於不報是也何謂千歲之報不敢以世俗庸衆人事在右者為愛也天下事有不可以書傳而明公所當自致不朽者亦非他人所能致故曰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意近嘗為可用誦之矣復為繼學言之不置則岳申至情也岳申老矣無能為役矣何幸身親見之天下幸甚斯

文幸甚伏惟惠念實初重來因得拜此書辭潦率不罪
幸甚

與歐陽元功書

圭齋答書云玄頓首再拜復書提舉劉君申齋
先生文席玄即辰清和承體候佳勝濟南闕
有闕之道不勝顧見之禱吾宗闕先闕辱書具
知姪孫宗任客臘叅謁座下弟緘寄雄文追今
未至不審何故亟稱督索端使復命龍阡闕採
之禁事出當然流言之感矣無是也區區抱病
三載始獲一歸心志凋減舊學失闕其不能為
先生大夫役也審矣適候闕氏女病闕先就之
相見借紙占酬凢百潦畧惟闕加愛以
壽斯文謹奉狀不宣里注歐陽玄頓首拜

往歲兒曹與鄉人來都城者皆嘗為書問候雖未辱惠報而鄉黨自好不敢忘昨歲得賜書文畢即時禀知吳左丞走檄廬陵賴郡侯慨然即修完遂復舊觀此六十年所未有者也鄉里兒童父老皆知誦圭齋學士克念紹盛心盛德是以有此令姪學正來拜祠下亦既見止弟中間閻茂德來兒曹為書已具蹉跌附寄近聞有某道童與寨官李鎮撫偕行妄訴歐陽忠義擾受大涉誣枉蓋自南北混顗之子無一足至瀧岡者惟城西歐陽

忠義居仁節春秋拜掃闕祠宇兢兢焉西陽宫者本以為功德寺文忠素闢佛議以為觀又避崇公諱故稱宫宫有田園山林數十里皆借蔭焉道士炎凉以歐陽氏為無人稍伐墳木之連數抱者假繕完以為名而實鬻之以與遠近有力者為棺槨為屋宇縱尋斧焉忠仁憤惋不平訴之本縣縣不為理僅有一縣令賢者又死巫蠱居仁方欲愬郡府不及而以疾不起鄉里朋友無不悵惋歎恨惟道士稱快李鎮撫為寨官其鄉但知有道

士不知有歐陽久矣伏慮圭齋萬一為其所感將入先言此皆兒曹前書未達之故兒曹正擬及門而懇幸遇令姪故以此托之圭齋能一至廬陵拜諸祖墓拜瀧岡使鄉邦聳動驚喜諸豪民冒附者侵奪者皆知歐陽公有後為之改心易慮亦賢子孫盛德一事瀧岡幸甚鄉國幸甚伏惟動念岳申臨楮不勝懇切之至

答吳草廬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展聽其議論觀其氣貌真先生之

才子也於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已如見儀刑况見士展乎其為慰沃無量可知也因記去年黄庸之嘗以所寫小景為贄下方竊謂今世未見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遇學者無不傾倒至盡於凡下者尤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厭但恐巳意如有不明不盡殊不見問者之為不達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

嘗賛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是宜其服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可言語髣髴獨自負恃庶幾識其大者因士展歸侍録求教弟年年恨不能如徐則用輩一侍左右良可惜耳臨楮悵望惟冀為道為時千萬珍重

與賀右丞

岳申聞古有大臣者其聲實足以威信一時其名德足以綏懷方夏其出處進退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天下之

安危君子小人之消長然未嘗一念有好惡之私一事有威福之擅一馬二童猶以為多三吐三握猶恐不及求之前史至甚難逢誠不圖悼耄餘生親聞見之盖自曩歲辱賜書教至今謙光逺猶有耀比聞以右揆而還朝為中書而居守老癃真有須臾無死之望顛崖辛苦真有到頭甦息之期此可為世道生人賀而不足為明公賀也兒子文曰華倍費陶鎔雖賤貧未知報稱而悠邈無限因依瞻望雲霄惟切企翹謹頓首望拜此書托

之友人曾傳道以達於閤下傳道鄉里再貢久交可敬伏惟與潔幸甚幸甚幾務餘閒千萬金玉不備具

與張侍郎書

嘗謂自古人臣有大功德於天下能為其主建萬世帝王之業者必有賢子孫以與繼體守文之主共享太平之福故書有與國咸休之命詩有不顯亦世之歌要不可誣也三代而下享國久長者莫如漢唐宋其臣有如蕭何房玄齡趙普皆以開國元勲而其後無聞焉有不

再傳者是何子孫之賢不肖制於天者若是其難必也
我國家聖聖相承以道德合天心以福禄勝人力自厥
初生民以來有大勲勞於國而簡在上心者其子孫茅
土之封其與山河帶礪之誓相為終始為此雖聖子神
孫深仁厚澤所致而先正大臣咸有一德積慶所鍾亦
有自來矣嗚呼盛哉岳申廬陵下士也素賤微見聞狹
陋不足以知聖世喬木故家之盛獨自兒時從父老聞
太師淮陽王崖山之功德論者比之晋羊祜宋曹彬有

過無不及如以客禮禮文丞相而請於上元甫殺之以
勸為人臣不貳心者此又前代所未聞皇慶更化今平
章蔡國公位中書力抗權姦得罪東朝天子知其忠至
治臨御肅清宮禁平章再位中書力賛賢相弼成治本
天下稱其賢及泰定撥亂反正平章賛大議定大難而
以明哲之見早决止足之計今天子深嘉其節而重違
其志處之以承明之廬而使之與議乎政事之堂不役
之以幾務之煩而使之不廢乎論思之益自古人臣以

勲名終始未有如此者天下服其高恭惟明公以淮陽之閥孫平章之仲子中朝之世家天下之正人持節補外方將掃除瘴海之炎埃以報明時東粤之人方歡呼鼓舞曾未踰月而天子以為執法於偏方不如典禮於中朝政刑以齊遠人不如德化以綏畿甸使者數輩絡繹召還於是明公方將勒石南海之上與磨崖一碑相頡頏為不朽此杜元凱欲刻石峴山之上漢水之淵以待後世陵谷於無窮也夫元凱豈不能待後之人而必

欲當日自紀其功德哉論者以為元凱好名之過余獨以為此元凱知子之明預計其後之不足以與乎此則付之後來之不可知又不如當日身親見之為愈也抑豈獨元覬哉雖羊叔子登峴山亦有身後之悲言外之感湛輩所未盡喻者於是淮陽王有賢子孫為不可及矣天也此蕭何房玄齡趙普諸公所不能得於天者嗚呼盛哉岳申竊伏念自幼聞大師之名中歲聞平章之賢今又幸遇明公旬宣南海道出廬陵而獨以不得見

為恨又幸遇明公還朝而得一見以不負平生之願也謹以書自薦其姓名伏惟明公與進而教之幸甚臨楮悚仄

與中丞許可用書

岳申伏覩臺除進位中丞公論翕然天下幸甚如岳申者固當為中丞賀天下之人皆曰明公發身科第而至此如岳申者又當為科第賀夫為中丞賀者不辱中丞者也為科第賀者不辱科第者也自有中丞以來豈獨

可用自有科第以來亦豈獨可用而岳申獨為可用言之者則岳申之至情亦天下之至望也明公將何以謝中丞又何以報科第哉今天下大計有當為國家深遠慮者天下之人皆知之而明公有不知之者乎蓋昔之君子有憂治危明者彼其心豈故為是私憂過計必有高見遠識前知其勢必出於此又必有不世之才非常之畧如昔人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而後足以當之竊伏念明公於此憂責甚重獨未易為

明公賀此尤岳申之至情亦天下之至慮也今天下大計其大者固未易言其小者又不勝舉其遠者固未易慮而近者又不可憂此非跡遠微賤之人所可妄議而在清要尤切近者不可不端居深念也夫科舉特一事耳當明公叅預大政之時不能保有其舉之莫敢廢今明公為御史大夫之貳又豈可謂有其廢之莫敢舉哉且聞罪人既已黜伏矣將非趣刻銷之時乎此特善者幾耳昔者讀書詩至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以為尹吉甫深知仲山甫其言有深愛有至味所謂愛莫助之者正在此孟子以不失其身為守身以守身為事親意豈異哉前所謂為中丞賀為科第賀者在此後所謂未易為明公賀者亦在此故曰尹吉甫之詩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春秋賦詩意也書辭干冒謹令學子彭季斗宗建持獻左右伏惟採察宗建嘗從長兒瞻履舃之光敢望與進不宣

與虞伯生書

詩云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泣下沾襟也誠不自揆甲申歲得既見君子於廬陵蓋自往歲豫章拜府君大參以來坐歷少壯老今耄及之而無所成也豈不可為痛恨太息明公以不世出之才遇聖天子賢宰相為千載相逢與名山大川為無窮罔極四方之士雲合響應爭願出我門下者亦既有年矣退而老於臨川之上如眉山之陰講道授業載酒問奇者日踵門而不絕大江以南斷無似人岳申杜門索居有

豫章胡生名泰字志同青年妙質以公事至廬陵過余衙門之下自陳願拜虞先生而無由聞先生將之豫章幸迺得賜之一言俾得備撰杖屨之末以從先生遊豈不此生萬有餘榮岳申見其誠求懇至不能拒也會寒煥不時念其久客留滯又自念安得一日復為胡生謹望拜此書伏惟與而進之瞻望光儀不勝拳𣫍二子不敢輒上狀起居惟千萬珍重

與左丞相别怯烈不花書

伏自至順壬申從浙江試院得朝夕親承履舄之光今十有四年中闈明公移鎮江浙不敢僭問鈞候起居兹審宅揆中書正名左相上副一人元良之簡在下為萬方百姓之具瞻朝野歌謳室家慶愜岳申犬馬之齒今兹八十有六雖無光範上書之日猶有老癃扶杖之心側聞命下還朝江浙父老要遮借寇攀轅臥轍者所在馬首塞道周又聞京城父老舉手加額望見明公馬上如孩提之童初見父母明公當自愛重以愛重其天下

國家之身此百辟鄉士所屬望亦萬億年天命人心所
倚注岳申敢不為明公誦之鄉里蒲察推官過滿還謹
附拜此書少寓萬分一嚮之私臨楮無任拳切

與翰林承旨歐陽元功書

歲昨令姪還侍嘗拜一書居然改歲又見暮春誦人生
幾何之句香醪可如蜜可人難可如期大抵自楚適燕
甚遠而難時勢使然盧陵城西歐祠賴文翰一紙復還
舊觀而瀧岡二百餘年宰木為陽道流日縱尋斧自朔

南混六十年間頽無一足至瀧江者節春秋惟城西子孫歐陽忠義字居仁能固窮以祖宗為念不幸去歲居仁死而道流無所忌憚借修祠為伐樹名實鬻材為棟棺榔之利重不幸閣橘山未北而吾書不及將又使土豪資左道小李反翹居仁於左右雖閣下不無惑志則會之不時而天未定有不能勝人者今居仁之孫元介余字來拜宗長惜其行期已迫而前期不以告故為書猝猝頻前書已徹尚顧終惠碑尚未刻亮難為書必須

題額瀧岡龔崇公夫婦而胥揚二夫人祔焉瀧岡之上
為面陂面陂之上皆圭齋所當拜者孰敢為遥遥之譏
但恐有藉談之忘爾行忙無以侑書小兒留太和學中
不及拜起居臨楮拳切

申齋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申齋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錄監生臣吳　銓

中齋集卷五

元 劉岳申 撰

記

褒忠廟記

廬陵城西有古廟曰褒忠是為宋贈徽猷閣待制忠襄楊公之祠公諱邦又字希稷吉州吉水人登宋政和五年進士第通守建康城陷死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也初女真入寇宰相杜充以重兵降戶部尚書李梲以總餉

降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公獨不屈血書衣裾誓以必死衆擁之拜烏珠不可烏珠命其酋致書許復其故官公以首觸柱石求即死金人驚懼亟救止之公復書死且不畏利可動乎幸速殺我明日宴稅邦光堂上立公堂下公大罵稅邦光朝廷以汝扞城賊至汝不能扞又爲降虜於賊與賊共宴飲何面目見我乎金人相顧失色明日再見之烏珠公大罵汝欲取中原耶行磔汝萬段矣尚欲汚我乎烏珠命速殺之公罵不絶口以死事聞

贈直秘閣官其二子賜田百畝立廟死所紹興七年高宗幸建康贈徽猷閣待制賜謚忠襄官其二子加贈田三百畝廬陵舊祠公於學宮端平甲午金亡之歲始建今祠地故顯敞而祠幽邃門廡嚴翼中爲高堂又高其中爲肖像之室守以閽閭饍以祀田宋亡豪奪巧侵僅存像設至順癸酉真定劉侯原仁來守廬陵修顏魯公歐陽文忠公祠於是天歴進士劉性以褒忠爲請曰廟故祠宋死封疆臣楊忠襄公爲侯誦之侯慨然即曰命

有司修復其舊既成性求文記歲月余辭不獲則記之曰惟我廬陵自歐陽公以文章氣節為東南倡鄉里聞風而起者曰監丞歐陽公以不奉使命割兩河地與金人死深州城下同時相繼而死者公也其後有忠簡胡公上書乞斬秦檜王倫孫近金人購其書千金得而讀之君臣失色喪氣然猶坐忤檜竄新州十九年其後丞相益國周公以忠文耆德老三朝安撫楊公以文學節操名一時實忠襄從姪孫宋亡丞相信國文公以光明

俊偉死燕市聞天下有光忠節無不及者此六七公皆發身科第不出廬陵吉水間尚論淵源文忠之澤遠矣忠襄之烈實抗同時以開來者其可没乎公未第時有以尤物移之者公明燭危坐旦則焚其衣冠謝其徒其平生大節已定於此我國家列聖御極累詔天下凡忠臣義士在祀典者致祭有嚴猗歟盛哉蓋褒忠者所以勸忠非以忠義在人心者乎在人心者本不繫祠之興廢記之有無而於以繫人心厚風俗亦不爲無助者昔

歐陽公以王彥章死節既列其事於史而爲之傳又命工完理其畫像於鐵槍寺而爲之記蓋拳拳焉公豈不足於傳而猶使人拜其像識其面目則公之意從可識矣鐵鎗猶然況忠襄乎

雙桂堂記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爲周文王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

夘上第累官爲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歴庚午
上第初仕爲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其鄉以顯
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爲余
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
可用擢高科登膴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
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歴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廉能欲過
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君善治家敕其弟曰家事一不
以累吾弟弟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堂以雙

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逺徵余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爲許氏所可顧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㑹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㑹福既長爲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爲歡者以養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㑹孫婦趙當封讓爲湯隂院君進封髙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㑹福髙夫人晝夜哭爲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髙夫人

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娣姒賢婦也率家婦以下喪之家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爲位而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夫許氏孝友再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此一鄉擢一第效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爲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可用自此而升毋忝會福毋負大理毋下兩

淮以蚕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
天下之爲人子者莫不以許氏之榮其親爲勸然後使
天下之爲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爲法將見許氏
孝友行於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
語哉又豈不爲大理名堂之至願官樹宅里之厚望國
家設科目之良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余既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
故樂爲書大理諱有恒字可久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

有儀嘗爲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尊陸堂記

永豐游仁翁自名其堂曰尊陸尊象山之學也求記於廬陵劉子劉子謝不敏者數年而勤求不已則告之曰陸必不尊子尊陸何與人事雖子亦何與焉如余者固不暇尊之而又何暇記乎仁翁曰是可以記吾尊陸矣則重告之曰子知陸氏乎自有文字以來孰不尊易詩書禮樂春秋而陸氏未嘗尊之自有聖人以來孰不尊

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陸氏未嘗尊之子之尊陸非陸學本意也有不為陸氏罪人者乎然則陸氏果傲羣聖歟曰非也萬物皆備於我而我不知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人不爲而方且求萬物求堯舜於堯舜甚者徒求於紙上此陸氏所深悲者也而子方以尊陸號於人豈不大可悲乎且嘗試與子求之吾與子各自有可尊者各自尊所尊而知行之不暇而何暇尊陸乎然則如之何曰尊德性而已此羣聖所以爲羣

聖者也羣聖與我所同尊者不過此耳此學問之大本大原也子能如陸氏之尊德性而又能如古人之道問學則羣聖所以爲羣聖者不在羣聖而在我將尊我之不暇矣而暇尊陸乎仁翁土木形骸不事修飾至論說古今人物談當世事不覺復有餘人嘗所交游以爲一時節俠士自爲死友終不以成敗爲是非里豪猾少年輙以口擊務爲不可勝晚更折節得陸學而尊信之其天資有過人者余故以仁翁反求於仁翁將有尊於陸

者存雖謂斯堂爲尊游可也此善尊陸者也此尊陸也

玉清觀記

臨江有閤皀玉笥諸山道家號爲洞天福地而城中老子之宫自天慶外無聞焉蘇文忠所謂雖非事之損益而理有不當然者或曰此臨江所以近古也又曰此玉清觀所爲作也余嘗愛郡治清江而渝淦二州事得專決其至於郡者葢無幾是故訟簡其上爲淦州其下爲樟鎮舟車皆輻湊而郡治在百里之中如不與知故其

俗朴其市少喧多寂其官府蚤休其民不事豪橫故吏之至者類無所貪暴或曰此臨江所以洞天福地也又曰此誰之賜也玉清觀雖欲不作不可得也自余見全陽道人趙其乞貸於城中故家買地爲觀爲民祈禳爲臣子美報蓋謀惟之者數年矣至延祐庚申玉清告成至是求余文爲記余惟三代以前見於詩書者有昊天上帝之號皇矣惟皇之稱當是時雖無延康赤明龍漢之紀玉清上清大清之宫民之疾痛不過乎呼天天之

聰明不過乎求民君臣上下不過畏天命閔人窮使其民不犯乎有司其君用五福錫厥庶民然後其臣用天保以報其上自日月山川凡高明悠久者悉以歸之焉雖後世長生之說何以尚此使今之遊玉清皆以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爲主上無以偏黨爲政下無以回遹爲德橫政之所不出橫民之所不止即無往非玉清之境無往非洞天福地矣不然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此屈子所以開天閽排閶闔而有太微清都之境無

爲太初之想也又豈待方士言而後爲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也哉嗚呼六經以前凡言事上帝者其道皆出於聖賢六經以後其術皆出於神仙方士葢宥密肆靖之功不自周召而清寧靜一之效又不自葢公則長生不死之術不得不自安期羨門亦其理也於是玉清爲超氛埃遺衆患矣余雖欲無記可得乎

許氏祠堂記

新安程約我嘗爲余言其鄉許氏子汴既爲祠堂以祠

四世又於其旁别祠汪氏父母嘗以爲後者許願求記因約我以請余問故則曰汪氏母姑也姑不幸無子又不幸汪氏子無可擇者始將許焉而許父母以異姓辭之不可而後許之姑夫婿甚愛許不啻如己出嘗曰我死非汝祭必不嘗不幸姑夫婿俱亡汪氏族爭利其貲而奪之許不校幸母存即日告母歸復於許既歸許不忍汪氏恩勤之意而卒以不祀此别祠所爲作而記所以不可無也於是許氏諸父兄舉范文正公别祀朱

氏之禮以爲證而新安諸士友又發禮緣人情之說以爲之辨其說既已詳矣無以余爲也以禮請之不置則告之曰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釋者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夫汻以父命爲姑後時汪氏未始有爲後者也是爲人後非與爲人後者也非貪財者也夫汻以汪氏子有與爲人後者而已去之復於宗焉非貪財者也夫汻以不

忍汪氏姑夫娟不祀而別祠於許氏之旁是爲義者也以財則不貪以義則爲之是不倍不貪讓也不倍忠也不賢而能之乎是可記也若夫大恩一本而禮由義起者情也非二本也汴字元思許氏汪氏俱世官云

三節六桂堂記

三節六桂堂者前廣西元帥僰文質豫章私第之名堂也曷名乎三節曰尚書夫婦父子忠貞孝三德具是宜名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興以來乙卯至庚午凡六科

僕氏五子一姪接武聯登是又宜名此天下同倫所罕聞而一家積善所獨見者也初至元中國家用師南交尚書以東廣榷塩都運督餉至惠之博羅清灣市遇賊衆刼以兵而强之爲渠即大罵賊以死死猶有見其秉雖力戰者猶有聞空中金鼓聲者卒大破賊事聞謚忠愍夫人韓氏盛年守節誓必教子顯揚下報所天會疾病元帥方十歲聞古有刲股能已父母疾病者出其至性闇斯行之夫人疾有間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忠愍生

能捐軀死猶討賊一念之烈上通於天天以貞婦報之
未也則以孝子報之猶未也則以聞孫報之使之逢時
有聞科興而登右榜擢上第躋膴仕焉此豈人之所能
爲哉大德中元帥理問江西入奉太夫人甘脆出領諸
子就外傅書聲琅琅東湖之上晝夜不絕余時貳教豫
章嘗從衆賓後親見元帥奉親教子當時豈知後有科
興蓋十年貢舉始行貢舉行而偰氏一家兄弟如拾芥
此天也余惟古者死事之孤流轉失所多矣越有納官

之令漢有羽林之制其後卓然知名者幾何人哉偰氏
爲天所祐過人逾遠良由其樹德深故取數厚君子曰
忠愍之忠韓夫人之貞元帥之孝皆不欺其志見知於
天所謂修其爵而人爵從之與科興而後讀書教子者
有徑庭矣是宜六桂能自致青雲如古進士爲國名臣
意者天將昌偰氏以扶世教殆未有艾也元帥鷹揚虎
變常許當世以有爲在淛右有汲長孺之風在廣西有
馬伏波之志此世道生民之幸也余既樂道其事以風

厲天下益勸爲忠孝又爲之記使後之登斯堂者世世子孫恒無忘其初云

王員外東粤慮囚記

世祖皇帝以不嗜殺人一天下以不忘遠丕冒海隅蒼生故議獄緩死之意常重於不留獄而待盗賊小人之法或仁於議親議貴凡黎民赤子有不幸麗於辟者各路訊之以推官各道審之以司憲至再四矣臨刑又加審焉何其仁也嶺海去天遠愚民輕犯重刑固其理而

近年奸民有爲不軌累平民死註誤死亡者何限則其勢也先是有旨定三年五府官一出分行各道處囚至元戊寅秋七月大宗正府員外郎王道一以選當之東粤論死獄五十有四而輕繫有三爲囚百八十有三人以聽於五府之命計其間有寃者亦無幾矣員外既至五府列坐獄卒百餘人擁囚至庭員外以爲責在審録若施行有寃則審録有罪今五府畢集囚計必死加以魔呵叱咤之餘魂飛魄逝安敢訴寃必有寃死罪當誰

執始命推官盡去獄卒止留一二僕扶囚至前禁亡敢呵叱者囚各得吐實有異詞而同寅輙命加刑以訊員外止之曰今當審録不當鍛治命有司以囚退命推官務得其情無輙肆榜掠有獄與辭異者員外復命詳讞同寅欲據成獄論死則面命推官以朝廷内遣五府外遣甲書臺憲爲七府事不輕矣獄與辭異者不可處斷推官亦以獄成爲請員外語之曰肅將審録法當詳讞若違制用成獄則諸君自决之我不敢署用是囚死無

寃如循州有坐從强盜刼獄放囚刼財殺人者凡三人
渠盜未得而三人坐不原則以從父從叔脅從議减死
南海有坐竊盜拒捕殺傷主人而以强盜論新會有巡
檢殺死拒捕人而以故殺論則議之曰竊盜拒捕傷人
竊不可以爲强民拒官而官殺之官不可以爲故清遠
有以子盜牛殺人而連坐者曰是可以子殛父乎新會
有從父爭田殺人父死而子繫者曰是可以父孥子乎
有晝掠民財因殺庶弟以拒人者議當遷不當論有婦

人主誅刼殺而身不行者則曰婦異男子不當以爲首論東莞有殺二人而賄捕盜者置二人於逆黨則明二人非盜正行賄者之故殺凡決遣二十九人釋六人議以上聞者五十有九趣具成獄者八十有八惟處死一淫婦之與殺其夫者咸曰殺之宜又曰是足以清瘴海而去淫風矣君子曰仁夫員外異夫殺三人爲亦足以反命者異夫發朿矢爲不廢君事者仁夫員外其先審録重違制也後平反重失刑也有優優之政而無近名

無赫赫之功而有隱德敬慎之至也員外其庶矣乎其於世皇有天下以來仁心仁聞其知所欽承者乎余昔者送君入廣以歐陽崇公求其生一語爲獻今送君還朝喜君能求其生而可以得生故樂道其事書以爲王員外道一東粵處囚記

蘭雪齋記

廬陵蕭孚有以鄉帥之孫御史之子當國家鄉用文學之日讀書槃中遠跡塵外有蟬蛻富貴渾脫聲利離去

世俗迥立幽獨之意然時時取高人世外所未能亡者數寄意焉其間居誦李太白諒魯仲連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意欣然慕之取以名其讀書之所曰蘭雪齋余友范君德機爲作大篆三字筆意高古乎有求余文爲記余惟魯仲連高風勁節自太史公後惟太白可稱知己太白詩慕仲連之爲人者多矣獨此兩語如爲仲連寫真數千載之下如見仲連此不可以尋常言語文字求也盍相與言仲連乎仲連齊人也當是時

天下之勢在齊山東之國能制秦者莫如齊秦取天下所爲遠交而不敢加兵者齊也故齊最後亡昔者孟子嘗欲用之矣而不果用仲連者有孟子之志者也夫蘇秦張儀其才足以識天下之大勢而皆汩沒於利欲計二子之在當時炎附臭逐如蛆蠅之在糞穢終身沒溺不可悔悟仲連不肯帝秦一念已足以蓋世而吞秦矣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與其千金即與二子何異後來遺書燕將徒以世齊人誼不忍父母之國見辱於強敵

爲齊取燕復齊故地而田單者不知其心亦欲以區區名爵而羈縻之此與平原君何異夫仲連視六國之人皆甘心老死奴虜六國之人材皆甘心暍死臭腐此仲連所爲横絶焱舉而不忍顧者也是意也惟太史公推見之惟李太白嚮慕之夫以一言而卻秦軍殺燕將使仲連得志秦雖有席卷囊括包舉并吞之勢將無所施而能使趙勝田單終其身不得復覩其面此如幽蘭之在空谷大風飛雪灑然過之自知爲巳山中之人有畫

老不見者而況褻玩之乎而況市之人乎此仲連之高風絶俗而太白神交千載者也余故取太白詩意傾竭言之雖有善言蘭雪者無以尚之矣古之賦詩者以見其志乎有於詩獨取此其志可知也

延真宫鐵柱殿記

豫章鐵柱延真宫祀晉許旌陽有年數矣道家以鐵柱爲旌陽所鑄以鎮伏妖孽入宋祥符爲景德觀政和改延真宫嘉定加鐵柱二字中更建炎兵火至景定庚申

如建炎國朝大德癸卯火其僅存者惟道士徐希真之廬越四年丁未宮成泰定丙寅又火宮以次修葺其左有殿歸然者其下鐵柱出井數尺與江通江漲落高下為出没豫章環四面皆水獨至今無水害皆曰鐵柱力也郡有玉隆宫宫本旌陽故宅道家載旌陽事本以忠孝積功行以正直驅物怪柱出旌陽理必不誣余嘗謂自開闢而有懷襄之禍此後世所不及見者向微夫子定書則神禹之績猶將疑之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當時趙孟號爲賢卿且感其言今之知有禹績者徒以孔壁書存故耳孟子論三聖之功以驅蛇龍爲首猶書意也使是說而非孟子則且衆咻之矣自漢以來河决之患載之信史者不知其幾每讀瓠子之歌而傷之方决河時天子自臨决河沉馬與璧羣臣從官以下皆負薪置决河中亡藝甚矣豈惟遠績禹功之不敢知使遇旌陽何憂河决難塞至取欺方士爲世笑也哉傳

記載鎖支祁事世以不經見而怪之鐵柱與支祁事頗類彼鎖得之流傳此柱徵之目擊以鎖支祁爲不經以驅蛇龍顧不近歟蘇子瞻謂今人不復見古事反以所見疑古人見古人之不可望而今人之益可傷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鐵柱者非能禦菑捍患乎宫屢燬而屢復其復也常不旋踵人心之所向有物司之矣自景德而後有建炎景定之變此宫之所不常有者也當是時使旌陽臨

睨舊鄉其無有城郭人民之感乎嗟乎雖有標杵不至滔天城陷之禍未必如陸沉之甚也雖以牢物者為生民擇禍亦莫若是矣柱者洪濤巨浸之所不能衝刼火之所不能燼宫有燬而柱無虞如砥柱碣石之在水中其為連城久遠計慮豈可涯哉吾友集賢直學士文遜志嘗大書鐵柱二字并求余記未暇以為清江徐鑑與道士羅嗣周及門勤求又十許年矣余老且耄竊伏嘆周處為長橋下去一時之害晉史書之以為偉績旌陽

為豫章捍連城千餘年之菑患而未有書之者欲使余不記鐵柱可乎故樂為之書至元五年後巳卯

廣福寺舍田記

嗚呼余讀廣福寺舍田記見二王所為文辭未嘗不慨然深悲其志也寺不知創始何年而寺僧慶與其徒榮墾寺傍土為田肆畝餘者則唐光化三年也宋淳祐八年始有曾氏舍田五畝餘咸淳六年始由南安史君王氏盡得寺前之田凡七十畒於是廣福僧飯始具至元

中李始欲以子孫霜露之所不可知者寄久遠於廣福而曠氏以李氏甥承舅家志益加廣焉嗚呼朝陽史君所記稱長陵抔土與王侯將相功德寺其言豈不深悲至痛也哉而李氏曠氏方且相繼為之若真可托以久遠者其志豈不尤可悲也耶余嘗聞丞相文信公宿半山寺見寺僧有為明日舒王忌日者公嘆曰舒王一飯乃托浮屠氏耶信公所為自致不朽者固不在此而於此不能無所感則夫曠氏之孝思有得於先志者益

又可感也於是明伯之子既於寺西偏經閣後作堂以祠其父又爲屋以居所渡僧供洒掃又買田以給晨夕香燈忌日飯僧等費夫曠氏子其事如事生豈不如僧而必若此此其慮遠矣而又求余文以記之嗚呼悲夫余文豈有久遠過於佛者哉昔者朱邑之葬桐鄉也曰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至今桐鄉民祠朱邑不絶夫朱邑固自信其所施於桐鄉者未易沒故也曠氏豈亦冀望其所施於佛者如邑於桐鄉民哉非也朱邑盖與

孟子論君子之澤孟嘗君問玄孫之孫其意正同而曠氏輕好施槩得其意夫寺更唐五代宋至今買田有曾氏王氏李氏曠氏而曠氏子孫方盛爲其祖父計久遠愈切曠氏父子亦不可謂不達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南安路重修廟學記

南安自宋慶歷丙戌爲周程傳道授業之邦是開闗洛以啟建安實中興五經四書之道及宋亡元興修道設教天下學者復知尊信朱氏之學學校修舊起廢至是

無不輪奐一新者南安前監郡舉里禄信厚公子也亟稱郡守毋侯珌克修其官用學正景文之言倡率士友爰飾新廟作新學是不可不記余惟蘇文忠公記玆學矣其誰敢嗣之盖辭之辭之而不獲則告之曰文忠前記稱儒術之富曰等閩蜀稱學宫之盛曰甲江西今去之二百餘年意其甲江西者未必常如一日惟等閩蜀當亡恙耳不寧惟是元公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固當進於洙泗矣閩蜀云乎哉抑余嘗謂元公學問其在

太極圖與通書者當與經傳相為不朽而光風霽月在人心胸次者尤當與天壤相敝使學者處畎畝而皆有堯舜君民之志在陋巷而皆有禹稷同道之學一旦志得道行將天下復為唐虞成周泰和之盛而關洛建安以姒以續丕承丕顯益開萬世太平之基豈非五經四書本志元公素學安有俗夫世外使後闕生問學本末俱舛以語録為文字以口耳為心胸甚者談天理以奉人慾至為聖賢罪人視古閩蜀尚愧恥之況洙泗乎此

學者所當深懲而力救之者也不然學校豈直為土木觀美而已南安學計素簿以春秋祭祀師生廩膳常不給其於修完也難是役也用鈔九千餘緡由郡守倡以俸而學正繼以廩膳南安之士爭出力以成之故不勞而集士之藏修遊息於斯者其益務志元公之志學元公之學以無負賢守修泮之意云

思民堂記

思民堂者廬陵郡守治事之公堂也堂扁宋故相葉夢

昺淳祐壬子守郡時所書歷二十五年而當皇元丙子又五十有四年而爲天歷己巳有欲更之者始下其扁又明年爲至順辛未監郡顔謂僚佐曰民可近不可下扁可下民其可下乎又曰民爲邦本爲民牧有久不思民者乎始復揭而張之於是廬陵士民更相賀曰廬陵其庶乎則相與踵門求文字以記歲月余辭不獲則記之曰昔蘇文忠之說遠景樓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惟我廬陵其俗之美者亦有三大者好文學而尚節義

其次好治生而尚敦樸其次好奉上而尚慤愿葢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氣節為天下先而廬陵忠節相望至亡猶有大忠大節聞於天下者國朝科興得士常過半江西其志節高者常自負必有聞於時終不肯負朝廷葢當世其民勤儉有生産作業之長有舟車水陸之利然終身不願入官府有徵呼則短衣草履即出門不辭賤辱以為當然其號為倜儻者遇太守縣令或佐貳寮屬過其鄉輙奉事如子弟事父兄臣僕事君長遇禮

貌則誇詡以為榮耀遇賢者則稱道以為美談然終不敢有所夤縁以為奸利且死猶語其子孫以為戒此人皆良士民賢父兄既富方穀為身謀家計久遠慮者若亡賴子弟為不軌之民以自速禍敗則雖三代之隆漢唐之盛所不能免在千萬人中纔一二耳豈可以一夫而累一鄉且以厚誣聖世也哉余聞監郡始至遇裁畫捐公田歲入以興民然後富民乃肯相繼捐財與粟今年六月不雨獨捐俸錢齋宿以禱然後四郊次第以雨

民曰有如倡率之者不至富民終不聽天終不雨安有今日哉此非愚民者可乎有奸民架空誣害其鄉人以熒惑聖聽者方事之殷與判官共訊奸民俱吐實供詞服然後良民歡乎如獲更生民曰有如不得其情則奸民逞志亡極且流毒一郡矣此又非愚民者乎余自有斯堂以來遠者未暇論若五十年間郡守長貳之見題於民者槩可知矣其賢者民至今思之其不賢者民至今怨之詈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

夫以郡守長貳之賢否皆去之已遠而人心公論常存非所謂直道者耶夫余言之及此所以固賢侯思民之意亦以繫邦人無窮之思云監郡托果齊治中王貞判官伊嚕特穆爾

真樂堂記

河間本漢獻王封國有大雅之遺風故其州有獻州其故家有劉氏其土少瘠而多稼其民勤力而惇禮令江西檢校劉君天爵居之君嘗謂余言去州五里所南直

滹沱北有趙村為劉氏别業負郭田可十頃畊稼之良桑麻之盛畜牧之富可歲時伏臘春秋蒸嘗男女嫁婚親賓燕集可肅給有宅一區為堂數仞榜曰真樂可虞自聞古之建事立功者必以其英華果銳之氣聞其光明俊偉之材今吾年五十有餘矣志不在於奉已而功不足以及物將歸隱焉愧不能為淵明工自道又不能為李愿有所托而傳願求一言以記斯堂可乎哉曰君發身學官試吏騶虞嘗掾集賢掾中書中書政有害利

當罷行必盡其心所遇或從或忤或竟或否或違心而稽於衆或違衆而稽於禮必盡其力又嘗為河南府推官盡心其職獄有疑滯寃濫必得其情府事有不容䟽者必極論而力賛襄之秩滿為令官官以察糾稽謬為職而君以振職聞此豈不能使居大官者又曰君孝友忠信有古人之志負當世之才而恬於進取與君同時而出有仕至宰輔者矣而君壹不以動其心此又豈畢小官者余惟前史所載文武智能之士乞身於强健而

卒老驅馳幸乃獲全晚節如復得此身而日不暇給矣其下者自蹈於危機又下者至盡喪其平生此人皆抱恨終身永為世笑豈不大可悲哉今君曰蚤晏坐朝視事徒見義必為當仁不讓而言有不必聽志有不必行雖終日開口而笑無一出其內心之真者孰能退而耕於趙村之野生念平生粗無虧鈌憾恨即吾田園而樂我朝夕者乎此知幾君子所以不俟終日而不知進退存亡者所以為可悲也抑余嘗有聞於蘇文忠公之

言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得志則以澤加於民為樂不得志則以修身見於世為樂審時措之宜而吾之樂雖聖賢復生亦不過此以是記真樂可乎君曰此吾志也乃書以記至順壬申

龍泉江東廟記

贑水東神有祠尚矣廬陵邑故未有祠按郡志惟龍泉昭靈王廟在縣東巫村濵江宋治平所建神贑水東名

固巫也吳封昭靈宋嘉祐賜額顯慶建炎封廣澤崇惠
顯慶紹興益封昭烈又益忠祐而去廣澤龍泉廟仍吳
封乾道丙申中更水圯徙福勝院今延祐戊午王叔材
倡衆建祠橋南南臺閎偉壯麗於是邑人前不知有昭
靈後不知有福勝矣廬陵所至有祠又不獨龍泉為然
而未有推論昭靈之舊者志稱紹興中寇李毒龍犯空
邑遊逃北望旌旗戈甲蔽江而退他水旱疾癘嚮應不
可數又稱龍泉靈山以石名者三十餘所狀類仙佛龍

馬獅象牛羊倉廩室屋者往往有之人傑地靈固宜為聰明正直者之所依耶嘗試論之人神一也長吏受天子命守封疆牧養小民治境內而止雖賢牧無越境而治者不賢者境內且不治甚者淫縱其欲毒其民民夫婦男女辛苦墊隘無所底告以為常神廟食巔而治民以來威靈著於茲土歷建紹間禦火捍患以及宋亡越至於今今所至皆龍泉矣雖有神應無方而人靈萬物何獨不然豈民事長吏有不如事神無亦人實不職而

聽於神也邪水旱疾癘人實召之而既求於神矣民有
寃抑宜得直或遇眚災宜得釋皆求於吏宜響答而有
不得直與釋者又相與求於神而後直與釋如響斯答
焉是神自為政也是幽明皆有鬼神也是哉吏禄民之
賦與神歆民之祀一也豈民以祀則歆以賦則不恭耶
是邦由宋治平至今二百五十六年廟三遷而祀神如
一曰凡邦人答是貺者無不畢用其至孔子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使長吏知愛其民去就

其欲惡罷行其利害則民事長吏有不如事鬼神者乎叔材求余記其成余旣辭之矣則相與奉邑大夫劉侯之命以請且曰大夫有恤民之心與民一無還往而悲傷之賢長吏也余聞部使者治廬陵不聞龍泉曰龍泉有令尹真臺官也夫民神之主長吏民之主也夫慢神者必先虐其民尹能深愛其民以無困之神之主敬共明神之至者也余將書前之說以為牧民者告復書尹之賢以為牧民者勸可乎將見民事尹如事神神之德

尹亦豈有涯哉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名機字濟夫

存存堂記

鄉襄文信公之故里有世醫魏氏曰其字可立者余始從里第識之又從公猶子故貴溪縣尹隆子得其為人故友劉恭叔之子愿每為余言愿之家貧愿多病危欲死者數矣生我者父母屢生不一生我者可立也愿即不幸今日死為已後矣愿里人如愿者不可數然可知

也貴溪嘗大書其堂曰存存先生幸賜之一言願死且不朽及願且死又為書曰願死矣以二子為累以毋忘存存為請余執書器哭槩有昌黎祖子孫三世之感自是每過貴溪輙以為言今貴溪又已矣嗚呼安得復起吾友而共讀吾記哉夫為存存之説者非易大傳乎曰自書固存而已然矣昔者秦越人起虢太子於已死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善夫越人之言也方虢太子死未收豈獨越申庶子與越

君死之哉微越人不收之者罕矣豈惟虢太子方齊桓侯疾在腠理在血脉在腸胃皆生桓侯也皆越人所欲治者也在骨髓而後為死桓侯而後走越人然則起虢太子固為存存雖桓侯未骨髓以前而幸從越人亦存存也夫為天下國家者亦由是也夫豈不知興之必有亡也哉而自昔聖賢所為禮樂法度綱紀文章以制治保邦者皆存存也非是則爽鳩氏之說也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嗚呼有是哉使夫人知越人不過起當

生生者又非獨可立使人存存使人知聖賢為天下國家無非存存又非獨越人僅能起當生者則庶乎其為天下國家者皆知保邦而無輿鳩氏之樂為人子若孫皆知衛生而無秦越人之恃非存存乎可立醫也於醫國不由是推之乎不可為天下國家計慮乎或曰信公非欲為存亡者豈信公不能為越人走哉曰在越人可在信公不可是為記

白沙書院記

吉水文昌張文文先創白沙書院其鄉教其族里俊秀子弟余愛其有近古者一有古人所無者一有異於近世者二其用意公平久遠而不近利要名有不可不書者此余記所為作也余嘗謂州縣立學而黨庠遂序盡廢自四大書院開天下書院日新月盛家塾愈廢無他科舉興而學校為利祿之途故也然則科舉學校不可並行與大比賓興俊選秀造之法莫盛於成周何嘗一日廢學校哉宋初湖學興後來白鹿嶽麓最盛又何嘗

廢科舉弟古之科目所以取士非後世比古之學校所以養士亦非後世比方今科舉取經明行修而孝悌忠信必取於鄉黨所稱朋友所服者此古選舉遺意使人能欽承明詔雖比屋可封不難至也文先延名師與族里講求聖賢之學將以為天下國家育材此近古者一也古者田皆井授故黨庠遂序不聞有田今文先捐良田入書院內歲入租賦於官使師生廩膳可終歲此古人所無者一也近世書院間有田而捐田者先有長

書院之意既得一檄則次第而進爵禄可指而立俟文
先既不為其身謀而謀及其族里與其子孫孫子甚遠
此其所以異於近世者又將以開來哲而繼先志則此
田與書院相為無窮必不見奪於世家壞於有司此又
其異於近世者而人皆未之知余與文先游舊矣故知
之為悉知之可不書乎張氏世有隱德宋秘書歐陽公
所書舜申平耀事其高大父也歷五世而世科愈益聞
世修德愈益盛世數其庸可計乎文先其家塾尤嚴盖

親及踈由家及族里循序而有本又如此此其弟行其子復相其父兄於書院惟恐後此興家之禎祥也自古世祿之亡有倏忽而世德之興必浸漸蓋勢欻短而淡味長張氏其積也厚其閟也深其發也閎未有不光遠而實蘩者也故曰悠也久也

元統乙亥湖廣鄉試題名記

皇元德配天地教暨南朔貢舉學校行乎四海九州之外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惟茲湖廣以荊衡著禹貢之疆

以江漢表朝宗之義世皇六師於焉駐蹕天下一統於焉定命聖人有作於上而萬物先覩於此名王世子恪守忠孝爰鎮南服實為山川形勝之邦宜有文武志能之士然自延祐甲寅貢舉已歷八科而試院未有題名茲非闕歟元統三年賓興之歲博採譽望遣使奉幣招致能文之士六人余忝居一焉惟省憲大臣欽承休命省憲元寮謹遵成式中外大小凡在事者咸秉德一心以為國得人為重如余六人者敢不夙夜敬恭庶幾報

效萬一既畢事以題名請惟我國家混一之盛選舉之
廣數天之下至於海表而天道所在楚國之舉亦有氣
運行乎其間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是與大任以開來哲
諸君無忘今日無負所學是為明天子賢宰相望治之
心肖憲選舉之意余六人者亦與有焉是歲九月日廬
陵劉岳申記

中齋集卷五